《松树花园》评论

剪刀手愛德華揮起雙手，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，原來他修剪出來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動物花園。卜鏑也是一個剪刀手，但他是用手上的畫筆制造了一個幻境，一個没有入口也没有出口的幻境。

卜鏑修剪《松樹花園》時從一個局部開始，（爲什么不呢？）畫布上渐漸地出現了幾塊石頭，池塘中的幾片荷葉，錯落的石階，若隱若現的竹子，一些天外來客般的結晶體，最后一束巨大的蒲公英，不！原來那是一棵小松樹……有小松樹的花園，就這樣慢慢地出現在畫布上。

幻境雖然美妙，但會悄然消失，而畫布上的海市蜃樓却可以凝固。卜鏑的花園很迷離也很堅固，他用有粗有細的炭筆綫條刻在薄薄的顏料上。條大都是直线，相互接連和交叉，组建出來相互的依靠，畫家這時候像一個建築師也像一個搭積木的孩子，小心翼翼，也膽大妄爲。用在畫面上的大部分顏色是透明的黄，池塘是孔雀藍，只有幾處結晶體敷上了不透明的白色。畫家用色時總是那么害羞，生怕打擾了觀的夢境。卜鏑的技法是自由自在的那種技法，找來出處似乎很難，有些克利（卜鏑經常向我说起從很小就得到了克利的畫册，從此就痴迷于大師的畫），也有些米羅。對了，米羅也畫過花園。卜鏑的花園比米羅的多了一些颼颼寒氣，好像來自于消逝的明代花園。文人的花園可以漫游，但這裹的花園還没有進人就已經迷失，因爲它没有路，只有漫無目的的生長：竹枝上接出燈泡，松干化成了绵延的水晶，蓮花還没有開就像冰一樣凝固了，松枝困住了天外飛來的不明物……

語言不够描述好一幅畫，眼睛却總是能带給我們更多的無限。把身體靠近圖畫，你會發現一個又一個的秘密。如果，這幅畫是一棵樹，那每一個細節就是樹的枝葉。這時，卜鏑又開始了剪刀手愛德華的生涯，把這幅神秘的畫裁剪成一個個局部，装訂成了這本小小的畫册。

劉野，2013